



那片枞树林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冰泉

1

屋后的枞树林，是嵌在崇山峻岭间的一块翡翠，终年凝着化不开的绿。它不仅是我儿时撒欢的乐园，更是我生命中沉默的见证者，收藏了我所有的欢笑、汗水与梦想。

凛冽的北风，是冬日的标配，如一头狂怒的野兽，在天地间恣意咆哮，裹挟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它呼啸着掠过树梢，卷起漫天飞雪。雪，如无数素衣的精灵，在空中曼舞、回旋，将黛青的瓦顶覆盖成蓬松的棉絮，把广袤的田野晕染成一幅素净的宣纸。而那片枞林，平日里温润如玉，此刻也换上了洁白的盛装，每一根枝丫都负重而歌，缀满了晶莹的雪挂。远远望去，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静谧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给雪地镀上金边时，我和伙伴们的身影便出现在上学的路上。途经枞林，那圣洁的美景总能让我们瞬间忘却上学的规矩。队伍一哄而散，我们像一群撒欢的小鹿，一头扎进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

我们专挑那些雪压得最厚的枝丫。小兵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双脚蹬地，身子下蹲，猛地发力，用肩头一顶树干。“哗啦——”一声，树上的积雪便如天女散花般倾泻而下，将我们笼罩其中。冰凉的雪落在头上、脸上、颈窝里，我们却毫不在意，只顾着在这片“雪雨”中尖叫、欢笑。

我则偏爱偷袭。悄悄绕到小春身后，趁他全神贯注地瞄准另一棵树时，屏住呼吸，像一只敏捷的小猫，猛地抱住树干用力一摇。“轰隆隆！”一场“雪崩”便精准地砸在他的后颈。小春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直打哆嗦，脖子一缩，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一

样。那雪顺着他的衣领往里钻，凉意直透脊背，逗得他直跺脚：“哎呀，好冷哟！”他的狼狈样引来阵阵哄笑，笑声在寂静的林子里回荡，仿佛要把整个冬天的寒冷都驱散。

枞林的记忆，不止于冬雪。秋日里，林边那株高大挺拔的青杠树，总会结满果实，把枝丫压得沉甸甸的。我们便成了最忙碌的“小农夫”，扛着长长的竹竿，费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树，用力敲打。然后，小心翼翼地收拾那些带着刺的栗橡碗，带回家晒干，再背到十几公里外的乡场供销社售卖。换来的钱，是我们学费的一部分，也承载着我们小小的、沉甸甸的希望。

卖剩下的栗橡子，便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们用小刀削尖竹签，将那些圆溜溜、像小灯笼一样的果子插在上面，在光滑的石板上用力一拧，“陀螺”便飞速旋转起来。“预备——起！”我们齐声呐喊，比拼着谁的陀螺转得最久。那旋转的身影，清脆的笑声，与林间的鸟鸣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童年最动听的乐章。

2

枞林，更是一座蕴藏着生活智慧的宝库。它为全村人提供着赖以生存的柴火。捞柴、砍柴、拣柴、捆柴，每一项劳动都充满了质朴的乐趣。而我最引以为傲的，是从隔壁二爹那里学到的“剔柴”绝技。

二爹身形瘦高，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头上那道醒目的疤痕，仿佛是他人生故事的勋章。他的腿有些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但干起活来却利落得像一阵风。

每当二爹准备进山时，我都会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身后，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只见他走进林中，目光如炬，迅速锁定目标。他随手折下一根三寸长的木棍，娴熟地插入沙刀把眼，

别在腰间。然后，他双手抱住一棵两丈多高的枞树，身形竟如猴子般灵活，“嗖”地一下便蹿了上去，速度快得我惊叹不已。

爬上树顶，二爹稳稳站定，取下腰间的沙刀，开始从上到下剔松枝。他的动作流畅而有力，刀起枝落，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

剔完一棵树后，二爹并未下来。他伸出手，稳稳抓住另一棵树的枝丫，身体微微晃动，像荡秋千一样，然后轻轻一荡，一只脚便精准地踏在了另一棵树的主干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看得我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就这样，二爹在林间“飞檐走壁”，巧妙地利用树枝间的连接，在十几棵树之间自由穿梭，避免了二次上树的体力消耗及时间浪费，劳动效率极高。不一会儿，地上便铺了厚厚一层松枝，仿佛给大地盖上了一床柔软的绿色绒毯。

我满心崇拜，也跃跃欲试。学着二爹的样子，我折了根木棍，插好刀，抱住树干，手脚并用地上爬。可这棵树仿佛故意跟我作对，我爬得歪歪扭扭，好不容易才爬到一个低矮的树杈上。站在上面，我紧张得双腿发软，双手紧紧抓住树干，大气都不敢喘。深吸一口气，我学着二爹的样子挥刀剔枝，可我的手却远没有他那么稳。刀砍在树枝上，不是砍得太浅，就是砍偏了位置，扳树枝时也使不上劲，弄得狼狈不堪。

当我鼓起勇气，想学着二爹那样“飞”到另一棵树时，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拉住另一棵树的枝条，脚试探着往那边伸，可刚一用力，身体便失去了平衡，我吓得赶紧缩了回来。经过几次反复的尝试和心理斗争，我终于瞅准一个机会，紧紧抓住树干，猛地一荡，竟真的“飞”了过去！那一刻，成功的喜悦和

战胜恐惧的自豪，如暖流般涌遍全身。

3

自考求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一段艰苦而又难忘的时光。我蜗居在边远乡村的低矮土房中，光线昏暗，家中的嘈杂声与人声、牲畜的啼鸣声交织在一起，将本就稀缺的专注力撕扯得支离破碎。直到有一天清晨，我腋下夹着一本书，再次躲进了那片熟悉的枞林。

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针叶，筛成细碎的金箔，洒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脚下的“地毯”松软无比，能清晰地听见露珠从叶尖坠落的声音。我寻得一块被岁月磨得光滑的卧牛石，轻轻展开书本。那一刻，奇迹发生了。那些曾经在纸页间游走不定的英文字母，此刻竟如林间的雀鸟般温顺地停驻在我的指尖；那些枯燥的化学方程式，仿佛化作了松蜡燃烧时迸发出的蓝色火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就连膝盖上那些需要冥思苦想的问答题，也仿佛被松涛赋予了韵律，随着枝丫的摇曳，在我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这片枞林，用它永恒的静谧为我筑起了一座知识的圣殿。当蝉鸣成为我最忠实的伴读，当松果坠地的声音化作考试倒计时的钟摆，我终于以全科一次通过的优异成绩，为这段青春岁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我早已离开了家乡，但那片枞树林，却始终矗立在我的记忆深处。它不仅是我儿时的乐园，是我劳动的课堂，更是我精神的栖息地。它用沉默的语言，教会了我勇敢、坚持与热爱。那些与枞树影子一同成长的日子，早已将年轻股深深的印记，烙进了我生命的肌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雪迹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高峰鹏

这西南山城的冬，是惯于沉着脸的；天总是灰扑扑，空气里润润的，满是江水的寒气，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然而这寒，却始终不肯痛快地结晶成一片像样的雪。于是，看雪，便成了本地人冬日里一桩隆重的仪式，一件需要“专程”去完成的事。

今年冬天，我也随着兴致勃勃的人流，上了城外的山。车盘旋着，将那座蒸腾着世俗热气的城市渐渐抛在脚下。待到山顶，一下车，那一片薄薄的、羞怯的白，便蓦地撞入眼里。山上的松树、枯黄的草叶上，都敷着一层浅浅的银霜。游人是欢喜的，举着手机，摆出各种姿势，要将自己与这难得的洁白一同框住。我独自踱到一处人少的崖边，静静地看。这南国的雪，是矜持的，蓬松的，像细细磨成的糖霜，仿佛一阵稍重的呼吸，就能将它吹散了。它是一场梦，一件奢侈品，是沉闷生活里一个轻盈的、可以随时醒转的白日梦。

这小心翼翼的欢喜，却像一枚楔子，猛地敲开了记忆的冻土，将我掷回那片坚硬而坦荡的东北平原。

沈阳的冬天，是没有这般娇饰的。那里的冷，是凛冽的，锋利的，像无数细小的冰刃。而雪，更不是可供赏玩的景致，它是一

种不容分说的存在，一种需要你去对抗、去搏斗的日常。在中国刑警学院的岁月里，“雪停就是命令”这六个字，是刻在每一根神经里的铁律。每当铅灰色的天幕终于停止了倾泻，号令一下，我们便全员出动，扛着铁锹、扫帚，冲向那片无边无际的白。那不是扫雪，那是一场战斗。雪被压实了，冻成了冰，顽固地附着在地上，一锹下去，往往只留下一道白痕，震得虎口发麻。汗水从额角渗出，立刻在鬓边凝成冰凌，呼出的白气在眉睫上结一层霜。整个世界，只剩下铁器与冰面撞击的铿锵之声和那一片被年轻人的热气与汗水硬生生开辟出来的、黝黑而坚实的地面。那是一场青春的、近乎原始的仪式，我们用一种最笨拙的方式，在严寒的腹地，为自己争得一方立足之地。

2007年的那场大雪，更是将这种存在的威严推向了极致。我已记不清雪下了多久，只记得一夜醒来，推开门，整个世界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一种蛮横的白。楼房矮了半截，道路没了形状，万物都被那厚重的、沉默的白色重新塑造过。那不是飘洒，是倾倒；不是覆盖，是吞噬。人走在齐腰深的雪里，像是在一种黏稠的、冰冷的物质里艰难地泅渡。那一刻，你感觉不到浪

漫，也生不出诗意，你只感到一种渺小，一种对大自然的绝对力量最直观的敬畏。那雪，是一种庞大无比的、不容抗拒的命运。

我的思绪，又不自觉地飘向更远的起点——生我养我的山西介休市。那里的雪，仿佛是介于这南国的梦与北国的命之间的，一种中庸的、妥帖的存在。它如期而至，染白了张壁古堡苍老的砖墙，覆盖了绵山冬日落寞的枝丫。它不像东北那般暴烈，也不似重庆这般吝啬，它只是静静地落着，将黄土高原的沟壑抚得平缓一些，将村庄与田野揽入一个安详的、素净的怀抱里。夜里，雪光映着窗纸，屋里是通红的炉火与家人闲坐的温馨。那雪，是家的背景，是四季轮回里一个笃定的音符，预示着冬藏的安宁与春节的喧腾。它是我关于“故土”与“常态”的最初记忆。

风从崖下吹来，拂过脸，凉意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北方拉回。眼前的游人依旧嬉笑着，与那层薄雪嬉戏。我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疏离，仿佛我的身体站在这里，而灵魂的某一部分，还遗落在那些更盛大、更严酷的雪境里。

从华北的寻常到东北的极致，再到西南的珍罕，这雪的形态，何尝不是我生命航

迹的隐喻？年少时，一切如介休的雪，是安稳的、被设定的背景，我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青春却偏要奔向一片酷烈的天地，在沈阳的暴雪中，以汗水和纪律，雕琢自己的形状，那是生命力的淬炼与喷薄。而后，命运又将我带至这温润的山城，雪的意义便从生存的必须，蝶变为生活的点缀。

我渐渐明白，我所感慨的，并非仅仅是雪，而是那面对不同形态的雪时，不同的自己——是在介休炉火旁的安然，是在沈阳冰天雪地里的坚韧，也是在重庆山巅之上的静观。雪还是雪，变的，是看雪的眼睛，是承载雪的土地，是雪所见证的那一段段人生。

天色向晚，山风渐紧，游人开始陆续下山。那层薄雪，像是禁不住这人间热气的熏蒸，已有些消融了，露出底下深色的泥土，斑斑驳驳的，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我最后望了一眼这片即将逝去的洁白，转身汇入下山的人流。

来时的兴致已然平息，心里却被一种更沉静的东西填满了。我知道，当我回到那江城温暖的灯火里，我的行囊中，又将多一份关于雪的、清冷的记忆。而人生的路，也正是在这一次次对“雪”的不同定义与体验中，迤迤向前，通往下一个未知的站台。